

● 劉啟舜《白兔糖》

● 沈平《香港之晨》

● 劉啟舜《公樂冰室》

● 沈平《北角的電車》(春秋街)

用手指頭按下按鈕，我們就能夠輕易留住瞬間，讓手機、相機、各種電子設備給眼前的事物留住備份。而一張白紙、一幅畫布又能帶給我們什麼信息以及觀感體驗？香港就有不同風格的畫家，忠於為香港這座城市刻畫出一道道風景、形形色色的人物，利用筆下的線條、色彩訴說一個個香港故事。如果一個家庭需要一本相冊，香港這個家也不能缺少屬於它的畫冊。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苡楠

用畫作留住生活光影

遊走城市街角 追憶香江歲月

香港，從過去的一條小漁村變成活力都市，隨着時代不停在變，至今這個城市的命運仍然有很多未知數，然而唯一不變的大概是每個人對這裏的熱愛和一種無法脫離的情懷。展覽「仍然記得佢咁嗎——藝術家筆下的香港老行業」帶來了四位跨越四個世代的香港知名藝術家——歐陽乃沾、沈平、劉啟舜及慧惠，通過他們的油畫、水彩、鋼筆、水墨等畫作，讓前來的觀賞者一睹香港昔日的風貌，從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街道風景到各行各業，將城市中逐漸消逝的景致定格。它們猶如一張張照片，真摯地記錄過去的面貌和人文故事，這些光景都勾起了人們的種種回憶。

甫進入畫廊首先被畫家劉啟舜的作品《70年代夜總會》所吸引，必須駐足欣賞。濃厚的色彩、被幻化的背景和人物帶有絲絲的喜感，叫人追憶香港的盛世與光景，作品也不禁讓觀賞者感到惋惜。富麗堂皇的舞廳，容貌標致的男女載歌載舞，六七十年代香港的舞廳都屬於非富則貴的人進出的場所。然而到了今天舞廳不但讓人有截然不同的印象，更漸漸式微，甚至走進沒落。要是觀賞者將目光左至右、遠到近挪動，從一個個細節中就能閱讀到當時香港人在個別環境中的生活狀態，讓人對當中的人物和背景感同身受。「我覺得作為一個創作者有責任將自己居住的環境或者活着的時代記錄下來，讓下一代在不同的事情中以不同的角度去看事物。」劉啟舜說。

生活故事為創作主題

劉啟舜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小時候跟家人移居加拿大，九十年代再回到香港創業，淡出商界以後，全心全意執起畫筆描繪心目中的香港。作品《在家裏》由四幅畫作拼湊而成，每一幅作品都萬家燈火，從每個窗戶中觀賞者能夠窺探每家每戶日常所發生的事情，以幽默的手法道出香港大



● 歐陽乃沾踏足香港多個角落完成速寫作品。



● 慧惠《油麻地變幻時》



● 劉啟舜以色彩帶領觀賞者逃離煩惱。

部分家庭的相處方式，從細膩的刻畫中感受每個畫作中每個人的情緒變化。

劉啟舜指着《在家裏》左上角其中一個窗戶憶述：「小時候因為我不肯洗澡，媽媽就會這樣拿着藤條追着我。」而在作品《七十二家房客》左邊的其中一個角落，也描繪了劉啟舜過去在家裏的回憶，「像香港很多家庭一樣，我家人會一起打麻將打到很晚，讓我無法入睡。」劉啟舜指自己畫畫的時候思維很跳躍，不會刻意停留在一幅畫中，他會同時開展四五幅畫作，想到的時候就會回到另一個作品中繼續進行創作，就這樣記錄和編織了很多香港的小故事。

「有些作品是我特別希望能能夠給觀眾一個逃離煩惱的空間。」劉啟舜筆下的世界有絢爛的色彩和卡通、漫畫化的角色，他認為人和飛蟲一樣，往往被有光的地方所吸引，因此他就用

這些正面的元素向觀眾招手。他提到，自己創作的一些作品或許會涉及凝重、沉重的話題，所以他會先用顏色去吸引觀賞者的眼球，再讓他們深入去看畫中不同的元素，慢慢將他們領進話題之中。他笑言自己的確是「呢觀眾」。

劉啟舜認為人生苦短，即使是一件負面的事情也不一定需要悲觀面對，他只是希望藉着自己富有豐富色彩的作品帶給觀賞者鼓勵。除此以外，凝聚不同的故事在一幅畫作當中，是想給觀眾觀看的時候自己去發現不同的事物，讓他們找到屬於自己的故事。「我希望給觀賞者在過程中得到一些個人經歷。」劉啟舜說。

日常風景看時代變化

上世紀四十年代出生於北京、在上海成長，六十年代到新疆從事美術工作的畫家沈平，對內地事物有豐富的



● 劉啟舜《在家裏》(左)以及《七十二家房客》(中)

展覽「仍然記得佢咁嗎——藝術家筆下的香港老行業」
日期：即日起至6月27日
地點：淺水灣藝術空間 Artspace K



● 畫家沈平

閱歷和經驗，在八十年代決定定居香港，繼續展開自己在藝術領域的追求。沈平形容畫畫對於他來說是與生俱來的事情，亦有多元的創作和追求，所以不單單是香港，只要有他走過的地方，都有他的筆跡。他原來擅長版畫製作，但因為牽涉的工序太多，就改以水彩、油畫以及水墨畫來描繪香港多年以來的風貌，並堅持用傳統的毛筆來創作每幅畫作。

沈平帶來多件近年創作的作品，比如：《路口街角的水果攤》、《香港之晨》、《半山的階梯》以及《北角的電車（春秋街）》等都以日常人們熟悉的事物、風景和小人物作為創作的藍本，透過畫作細訴香港百姓生活和經歷過的變遷。以作品《香港之晨》為例，就讓人回憶起八十年代第一艘維多利亞港渡輪在香港投入服務，而今天就成了居民的往返以及遊客悠閒賞景的交通工具。「滄桑

田，容易勾起大家的回憶。」沈平說。

珍惜香港的歷史價值

住在銅鑼灣的沈平，從家裏就能遠眺維多利亞港，生活在旺中帶靜的「鬧市」中，他每天都能感受到香港的多元文化以及它良好的基因。他形容香港擁有優厚的歷史背景，單是自己居住的區域就有舢舨船，也有電車、有古老也有現代的建築，有潮流文化亦有中國的傳統，能夠有很大的反差，並覺得所有元素交織在一起讓香港變得很有特色，是一座包容的城市。「香港其實很動人。」沈平期望自己繼續畫出香港的人文風情，藉着作品帶出這裏的歷史價值和意義。

被問到八十年代至今香港經歷方方面面的變化有什麼深刻的感受，沈平就仍然堅持香港再怎樣轉變都是一個可愛的地方。「因為歷史的沉澱，這麼多年的質素是不能替代的。」面對時代巨輪不斷地推進，除了人們思想的前行，香港許多建築也經歷過被拆毀再重建，沈平明白時代只會不斷向前，卻替香港沒有保留珍貴的事物和文化而感到可惜。他相信在香港，無論任何年齡的藝術家都和他一樣，致力在作品中為香港留住最可愛和精彩的部分，不僅展示對香港的愛，也會為這地而感到自豪。

他鄉

特殊時期，我在北京過新年

「燕山正月春茫茫，卻道他鄉勝故鄉」，這是清代記錄北京風俗的《燕九竹枝詞》中的兩句。幾百年前的中國交通不便，無數自南方向北求學、做官與經商的人往往選擇入鄉隨俗、就地過年。時至今日，從北京到香港也不過幾個小時的飛機，但由於新冠肺炎疫情的原因，自2020年伊始，一直沒有機會回香港同親人團聚。今年的新春節假，也是我第一次沒有回港與家人一起度過。不過，值得慶幸的是，身處千里之外的祖國腹地，我依然感受到了北京嚴格的防疫力度與濃郁的節日氛圍，依然能享受較為便捷的生活，並且有機會與許多和我一樣留在北京過年，平時都非常忙碌的內地與香港好友相聚共歡。此情此景，不能說是「他鄉勝故鄉」，卻也有點「天涯若比鄰」的味道吧？

北京人過新春的方式同香港頗有不同。

按北京人的老話，「過了臘八就是年」，儘管現代快節奏的生活與豐富的物質條件沖淡了既有的年味，但無論怎樣，年關之下精心的準備還是必要的。香港人過新年會吃年糕、蘿蔔糕、煎堆、盆菜之類，而在北京，臘月二十三（北京人叫「小年」）會吃灶糖（一種麥芽糖，有點類似兩廣的「糖蔥」），而除夕則會吃餃子。北京人說的餃子和我們的蝦餃乃至帶湯的水餃雲吞都有一定的區別，是煮好後直接撈出來蘸醬油和醋吃的。餃子的餡料也多種多樣，幾乎無所不包，連「西紅柿雞蛋」都可以做餡。包餃子的時候，親朋好友往往圍在一個桌前，調餡、揉麵、擀皮、包餃子……很有闔家團圓的溫馨氛圍。

我在來到北京之前，對餃子並沒有什麼認知，更不要提留在北京過年。然而，出於疫情防控的需要，許多在京工作的人，

包括政府、國企、學校等各單位的員工，都收到了留在北京就地過年的倡議。我回到香港也是隔離，一來一回間隔太長，於工作於生活都十分不便，就和大多數選擇就地過年、保障安全的朋友們一樣，也留在了這裏。去年的這個時候，不能出門的我不免擔心自己的生活受到影響，但事實上，北京的物資供應與快遞收發都十分暢通，隨着疫情防控的常態化，我們掃健康碼就可正常活動，當然，還可以和一同留在北京的朋友們聚一聚、坐一坐。

剛剛過去的春節，就讓我印象頗深。年三十的那天中午，我先是應邀去一位內地前輩家中與他的家人吃中午飯，吃上了江蘇特色的菜餚。然後又在晚上到同事家裏，和留京過年的老師同事們一起包餃子、看央視的春節聯歡晚會。他們在電視機前談笑風生、擀皮包餡，而我也在內地老師的指導下一點點學着怎麼包餃子、怎

麼看懂春晚上的笑話。此時此刻，身處異鄉，我們就是彼此最為親近的人。我們像一大家子一樣聊着家長里短，在這個特殊的時期，就這樣找到了無論在香港還是在北京都相近的，人與人之間的親近和感動。

最近在北京，認識了一位新來京定居發展的香港朋友，他是香港知名的音樂人、作曲家，與很多香港知名歌手都合作過。他剛到北京3個月，同樣選擇留在北京過年，言及留在北京的選擇。他說，他在香港還是有挺多工作機會的，很多機構也會找他作曲寫歌，但他總覺得應該追尋更有挑戰的生活。內地有十四億人的音樂市場，而北京更是全國的音樂中心，剛來幾個月，已有一些內地電影、電視劇的歌曲製作項目找他談了。隨着內地文化產業的發展，也一定會有越來越多的優秀香港人才來內地發展的——他也在一點點融入



● 王柏榮和北京朋友們一起包餃子。

北京，說到新的平台與新的朋友，他也一直在笑，我感受到他的滿滿期待與新奇。

作者/圖片：香港專業人士（北京）協會青年委員會主委 王柏榮